



愿为天上月

YUAN
WEI
TIAN
SHANG
YUE

千与千寻千共苦
一生一代一双人

锦竹
—|著|—

百万级畅销书作家

锦竹

2018古言巨献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一个个梦境碎片，牵扯了两段情缘。
容若为了她，布下一场局，许下一段情。

愿为天
上月

YUAN
WEI
TIAN
SHANG
YUE

/ 锦竹著 /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愿为天上月 / 锦竹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7

ISBN 978-7-5594-2367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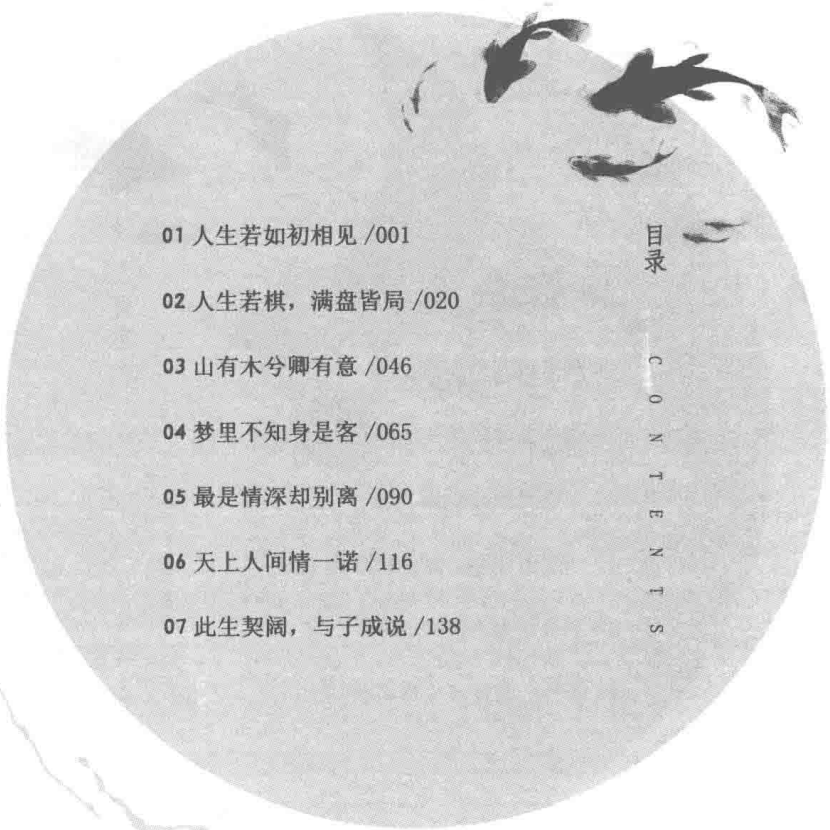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愿… II. ①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0881 号

书 名	愿为天上月
作 者	锦 竹
责任编辑	李 黎 李珊珊
责任监制	静九九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*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9
字 数	15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7 月第 1 版,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2367-2
定 价	36.00 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: 18395960619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01 人生若如初相见 /001

02 人生若棋，满盘皆局 /020

03 山有木兮卿有意 /046

04 梦里不知身是客 /065

05 最是情深却别离 /090

06 天上人间情一诺 /116

07 此生契阔，与子成说 /138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08 千种风情与君说 /160

09 鸳鸯成双恐生变 /181

10 闺中惊闻霹雳生 /206

11 一朝风雨花颜破 /224

12 一生不同心，世世夜欢合 /246

13 不负如来不负卿 /265

14 番外：前世今生终多情 /279

C O N T E N T S



01

人生若如初相见

约莫在傍晚时分，京城最有名的诗会。前雨缩着脑袋，仰头望向不甚明朗的天。此时乌云密布，空中泛着潮气，似乎有下雨的预兆。

她小步来回焦躁走动，显得甚是着急。

前方好不容易小跑来了一名女孩，梳着两个抓髻，蹦蹦跳跳，甚是开心。

前雨一见，着急跑过去接应：“我的大小姐，这诗会看够了，我们回府去吧。”

明月眨巴眼，“再瞧一会，我且再看看。”说罢，她愉悦地绞着手中的帕子。

前雨轻叹一声，表情惆怅，“大小姐，这诗不能当钱财使，也不能填饱腹，有什么意思啊！”

明月听着前雨那嘀咕的抱怨，唇角微抿，一言不发。

“去春零落暮春时，泪湿红笺怨别离。常恐便同巫峡散，因何重有武陵期？传情每向馨香得，不语还应彼此知。只欲栏边安枕席，夜深闲共说相思。”

于嘈杂的诗会中，忽而响起一少年郎的声音，徐徐而来，似清风朗月。

这声音……好熟悉……

心中涌起这个念头，明月下意识的寻找着这个声音，于转身之间，将一少年看入眼底。瞬间，她的脑海浮现出一句话：翩翩贵公子，和气如春温。

那少年站在人群之中，自成风骨。翩翩白衣，迎风而扬，神采奕奕，眉眼透露出少年独有的张扬意气。明月看着那少年，眼底只有其身影，至于其他，都成了灯火阑珊。

“薛才女的《牡丹》，笔下相思之意切切，着实是难得的情人之作。”

少年的声音，依旧不紧不慢，徐徐道来，叫人如沐春风得很。

情人之作的牡丹吗？

明月听着少年的见解，心中倒是有了一番思量，她的唇角勾起一抹浅浅的笑意，嘴角边的梨涡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更是乖巧，只是到底还是掩饰不住她眼底的调皮之色。

“小女子有一番见解，不知当说不当说？”明月开口，声音如娟娟泉水般美妙，沁人心扉。

也就是这一声，让众人的目光，从那少年转移到了明月的身上。

自然，目光之中也包含了那少年。

咚咚咚——

明月看着那少年的眼睛，心如鼓点一般跳动，她下意识的捏紧了自己的手，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乱了她的心。

这个少年……真的好熟悉。

“姑娘且说。”少年的声音，温温和和，亦是舒服得紧。

“正如公子刚才所理解，‘去春零落暮春时，泪湿红笺怨别离’如不看题目，自当以为是写给情人之作。‘常恐便同巫峡散，因何重有武陵期’里的‘巫峡散’也如公子所说，是用巫山神女的典故，这里是生怕与牡丹的约定会像楚襄王与神女的相会一样，过眼云烟。‘武陵期’混用了两个典故，一是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二是刘晨、阮肇遇仙女的故事，意味着自己与牡丹的相遇之难。这样说来，是牡丹或是情人，就愈加耐人寻味了。”

和那少年一般不紧不慢的语调，明月解释着，眼底氤氲着一抹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惑之色。

“姑娘请继续。”少年脸上带着一种欣赏去看她。

明月巧笑，笑容到了一半，忽然一阵小雨纷纷。两人互相对视一眼，

有些愣。一旁站着的前雨赶紧打伞为女孩撑，站在女孩身边尽责撑伞。

“公子，这……”明月眼神望向天空，嘴角抹出不深不浅的微笑。

少年任凭雨打湿在身，“那么请姑娘到诗社继续详谈？”

明月摇头，莞尔一笑，“其实每一首诗，都只是各自参悟其中的点滴罢了。难登大雅之堂。”说罢，转身侧目，“前雨，我们走吧。”

“姑娘。”少年再次叫唤，“下次若有空来此，还请姑娘把下两句讲完。”

明月浅浅一笑：“好。”

陆行半晌，前雨有些纳闷道：“小姐好似对那诗会上的公子，不一般。”

“因为……”明月陷入的沉思，看向细雨绵绵的天空，一滴一滴落在地上，波起一层层涟漪。

就在方才离开的时候，她心底所有的疑惑，都明白了。这个少年，曾出现在她的梦境之中。

不久之前，她无意得到了纳兰府公子的诗集，看的欢喜，不知不觉间，抱着那诗集便睡了过去。

梦境之中，一片模糊，四周都是暗沉沉，她站在原地，一时之间倒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？

忽然，暗沉沉的四周，突然多了一抹亮光，其亮光之中，模模糊糊的有一个少年的轮廓。

说来倒也是奇怪，她看得越是认真，那少年的轮廓便越是清晰。最后，全然可见。

如今仔细想来，她和那少年对视的一幕，和梦境之中，倒是分毫不差。

“因为什么？”前雨看着明月迟迟没有说下去，便好奇的开了口。

瞧着前雨一脸急切的模样明月突然生了逗弄心，止了话头，敲敲前雨的额头，笑着道：“非礼勿听。”

前雨不曾习文，但平时跟在明月身边耳濡目染的也懂得了一些古语，恰巧这句话是明月时常挂在嘴边的，她听得多了自然也就懂了，于是瞪大了眼，一副气鼓鼓的模样。

明月忍不住笑了，见天色也不早了便催促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别气了，该回去了。”

“啊，对了，小姐我们先去布庄去取衣服吧，算算日子，也是今天取的。”前雨看着明月道。

“好。”

雨愈加下得大了，稀疏的道路上，来去几个人，慌张跑去不同的方向。也就只有她俩慢慢踱步于大街上，显得怡然自得。

“呀！姑娘让一让。”后方有个赶马车的马夫驾着一辆马车，有些刹不了车。

她俩刚转身，马车已经逼近到眼前。明月想都没想，推开前雨，想急忙踉跄到一边。可惜，时间太紧凑，没给她多一步的时间。可惜，英雄救美无疑是妄想。她就那样硬生生被奔驰的马车撞了一下。不过还好，她努力滚了一圈，没被马车再碾一次。

“小姐！”前雨撕心裂肺边喊边跑过去。

明月刚起来，脚刚着地，一股疼痛从脚底直窜到全身，她不支得身子一软。前雨连忙用力扶起，紧张问：“小姐，怎么了？”

马车在她们后方停下，自马车下来一人，刚及弱冠年龄，皮肤白皙，面容清朗，飘飘谪仙般。他撑起一把伞走来，有些抱歉的慰问，“姑娘，伤到哪了？”

明月右手抚着脚踝，痛苦地蹙着眉：“怕是伤到脚了。”

男子愣了一愣，“在下带姑娘去看大夫？”

说着便想去扶住明月，却不想她当即拒绝：“公子可知理？男女授受不亲。”

男子怏怏然收了手，道，“那姑娘想如何？”

明月扫视了一番男子身后的马车，思索许久才略不自在道：“小女子此番模样着实是行路有碍，不知能否暂借公子的马车代步？”

男子看着明月，似乎在想着些什么，片刻，点了点头，“也好，左右在下要去的地方也不远了，这马车就给姑娘了。”

语落，男子又想起了什么，从怀中拿出了一锭银子道：“在下阎罗，杭州人士，偶尔来京行商。今日这马车是在下租的，姑娘用完车之后，还需麻烦姑娘将这马车交还到东二街的马行。”

阎罗，明月皱皱眉，这名字略有些耳熟，可想了下，周围好似没有这个人。随后扫了眼前雨道：“这是应该的。”

语落，前雨已经从阎罗的手中取过了银子。

“不知道姑娘是？”忽而，阎罗开口问道。

面对阎罗略有失礼的询问，明月也未不满，大大方方报出了自己的名姓：“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，卢明月。”

阎罗望着她梨涡浅笑，眉宇间的轻柔婉转，倒是有一愣。随即点头，“在下在广东倒有些商户，也跟卢大人打过几次照面，还真不知卢大人有此清丽脱俗的女儿。”

“公子谬赞了。”她温和一笑，嘴角边的梨涡显得乖巧动人却不失端庄。她轻声道：“公子，时辰不早了……”

阎罗恍然大悟的样子：“姑娘请。”语落，他稍稍侧了侧身子，好让马车离开。

马车行至刚建设不久的府邸，前雨掀开了车帘子，看着门口站着

的守卫道：“小姐脚扭伤了，来扶一把，还有快去找大夫来瞧瞧。”

车内，明月听着前雨声音，头有点疼了，这下好了，父亲怕是要把她给禁足起来了。

无意间，明月瞄到前雨坐下的明格，有一个大红色碎花布料包裹的行李。

方才前雨坐着，倒也没有瞧见，如今她起身离开，那包裹便显眼得很了。

当即，明月意识到了这碎花包裹怕是那位阎罗公子的，只是如今她都回府了，要怎么还这包裹？

明月有些懊恼，早知道上车就该问问那人，是否有什么东西落在车内的。

不过明月也没有懊恼多久，因为很快的，她就在府内下人的前呼后拥下，下了马车。

说起明月现住的都督府，才建立不久。这所府邸是她父亲前一个月刚就职，皇上赠与的府邸。其实这也算是场面之势罢了。再过不久，她的父亲就要去广东就任，这偌大的府邸也便荒芜无他用了。

她们刚一入府，管家就迎面走来，一副着急上火的样子，“小姐啊，你可总算回来了，老爷现今都怒火冲天了。”

明月稍微一怔，心中不禁打颤。她这父亲，可是出了名的厉父，从小把她和小她一岁的妹妹管教得“三从四德”倒背如流。如今倒好，她稍晚回来一会儿，已经是勃然大怒。

明月吩咐前雨先回房收拾下，然后自个就去前堂受死了。

一进前堂，就见卢兴祖那刚硬的眉目蹙皱一团，朗朗大骂，“野了？还知道回来？”

明月故作乖巧，可怜兮兮道：“女儿今去扭伤了脚，才会晚归的。

还请父亲见谅。”

卢兴祖怔了一怔，望下明月的脚踝，声音明显软了几分，“你今天出去是为何？”明月早就猜出她父亲会如此问，明月乖巧道：“之前的衣裳做好了，今日去取。”

卢兴祖一听明月的回答，竟然无言起来，他原本微怒的脸也因为此话渐开明朗。他摇头叹息，“女儿，为父进了八旗了。”

八旗？明月微微一怔。

“凡是进了八旗，宫里三年选秀，只要有女到十三，都得参加。”
进宫选秀？她实在不想。

卢兴祖望着他宠爱的女儿脸上有着一丝哀怨，不禁感同身受道：“女儿家的婚姻，你父亲我也只是个后主。”

明月突然笑了一笑，“父亲，要是选不上呢？”

“选不上？”卢兴祖望着女儿，心中是万分自信，他这位长女，才貌双全，怎会选不上？不过当他注视到女儿眼神上的笃定，一时晃了神，默默注视女儿那坚定的眼神。

卢兴祖道：“离选秀还有五个多月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明月点头，“女儿告辞了。”欠了身，一瘸一拐出去。

明月刚回自己的闺房，就见前雨在为她铺被。前雨见明月回来，连忙搀她入坐，见明月脸色阴沉，问道：“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”

明月有些愁容拄着手，拖着脑袋，似是自言自语，又似是对前雨道：“不想进宫。”

前雨讶然，“小姐到底怎么了？”

明月望了望前雨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放弃道：“前雨，去打点水，清洗清洗，想睡觉了。”

前雨点头，“是。”

月光倾泻，如牛奶浴一般洒在整个闺房。她点了一盏灯，坐在灯下，发起呆来。也许是心神不定，连发呆也找不到聚焦点，眼神随意望去，竟发现那个碎花布料行李。这个行李是前雨拿回来的，估计是看着太破旧便没怎么上心，随手扔在了一边。明月想着总归日后得还回去的，也不知里面装着什么，若是贵重物品，要是被自己弄丢就罪过了。于是欲上前将行李妥善放好，却未料行李并未系紧，一触碰便滑散开来。明月心里一惊，正想重新系上却被包袱里的东西吸引了视线。

里面一点银子铜板都没有，只有一个玉佩和一些杂物，看那玉佩的材质倒不像是上等材质，但好像在哪里见过……

渐渐的，眼皮子倒是越来越困了，明月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糊里糊涂的，就直接睡了过去。

……

四周又是之前的暗沉沉。

明月站在原地，心中莫名的，不自觉的便想起了诗会上遇到的少年。无端的，她倒是有一些欣喜了，只是到底疑惑，怎么自己谁都不梦见，就梦见了那少年？

难道是她……思春了？

明月尚且来不及胡思乱想，眼前突然多出了一阵烟雾。她蹙眉，顺着烟雾看过去，便看到了一个男子的背影、一地的白纸黑字以及一座墓碑。

背影模糊，但是那一地的白纸黑字还是看得清楚的，有两个字分外突出：容若。容者，盛大之状。若者，草香之名，甚是美好。随即明月的目光便又留在了一句词上，一生一代一双人，争教两处销魂……

自古以来，男子三妻四妾再寻常不过，而眼前这人却道出了一生一代一双人的念想……明月心里闪过一丝讶异，却又有几分赞赏。

她越过男子将目光定格在墓碑上，不禁有些好奇是怎样的一位女子能让这人冲破世俗，道出这样的话。

这时正好男子动了动，身子往一旁微侧着，明月也因此得以看清了墓碑上的字。只是墓碑仍被男子挡了大半，明月依稀只能看见一个“月”字。

“月……”明月启唇呢喃着，心里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与期待，这个月会是谁呢？

正暗自寻思着，墓碑前的男子起身了，明月听到动静抬头，想瞧一瞧那人的样貌，却在那人转身之时瞳孔微缩，竟怔愣在了原地。

果真还是他……

那人或许是因为痛失爱人，悲伤过度，面容憔悴，形销骨立，但那容貌分明便是今日见到的那位公子。

白衣依旧，只是眼中再无年少时的风采，眸光暗淡，已是历尽沧桑之态。

明月不知为何瞧着他的失落样子心口竟也一阵一阵的闷痛，这一刻她似乎对那人的悲痛感同身受，眼睛酸痛不已，竟兀然落下了泪。

男子已经转回了身，但似乎瞧不见明月，拖着疲惫的身子踉跄着从她身边上穿过，朝着浓雾深处走去。

明月想追上去，可双脚怎么也挪不动半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渐渐消失。直到再也看不见那人的身影了，明月像是突然被解了禁锢，竟是能动了，正想抬脚追上去，大脑却突然陷入混沌，随后便失了知觉。

梦境随之消失，明月也陷入了沉睡。

前雨按照平时明月的作息时间打水往明月闺房走去，一推开门，竟见明月扑在茶几上睡着。而她身上仅仅只穿着里衣？前雨一阵哀叫，

惹得明月有些不耐烦皱着眉换到右边继续趴着睡。前雨哪能依？脸盆放下，把床上的被子直接披到明月身上。

突然的重量让明月一沉，她也从浅睡中苏醒过来，抬眼一看是明月，道：“你还真不安宁。”

前雨见明月醒了，一脸委屈，“前雨不是故意的。”

明月也不多说什么，挪动了下腿，一丝疼痛直窜到全身，有些气馁道：“待会你去医馆让大夫再来瞧瞧。”

前雨点了点头，问：“小姐脚怎样？”

“不好。”她直接了当，吩咐前雨伺候梳洗，而后便百无聊赖坐在案板上，书书写写。至于前雨则遵照吩咐去找大夫去了。

休养时节，明月总是试着加快愈合的速度。但时间证明，她无疑是拔苗助长。本是几日的休养，她便花了十日之余才能正常走路。

当重见天光踏出闺房时，明月要做的当然是出门。她笑了笑，召唤，“前雨。”

不一会，明月和前雨收拾好了，这刚一出闺房，恰好碰巧遇见了卢家二小姐，卢青田。卢青田性子很淡，面容清冷，眼神淡漠。她只是随意一睹，微微颌首，算是打个招呼了。

明月笑道，“妹妹，这是去哪？”

卢青田道：“摘点菊花，泡泡茶。”

明月会意，点点头。她这妹妹还真是闲情逸致。不过她这样倒算过得怡然自乐，不失是个好的生活方式。明月轻声叹息，她就做不到，性情不符，志向也不同。

两人默契分道扬镳，各行各的。

诗社离中央大街不远，处在一个长胡同的最前端。虽然明月上个

月常来。然而不下半个月光景，感觉诗社翻新了许多。她有些迟疑站在门口，久久不能再踏出步子。

前雨问：“小姐，还进去不？”

明月愣了一愣，点点头便进去。

刚进诗社，便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馥郁清香扑鼻而至。明月嗅了嗅，似乎是茶花的香气。她忍不住心里赞叹，这茶花的香气竟也这么浓，还真是难得可贵。四处望了望，找到了主堂，便走了过去。刚踏进门槛，灵敏的鼻子闻到她再熟悉不过的味。那是她常常接触的东西，墨水的墨香。不自觉地她放慢了脚步。前雨也许感到明月的异样。拉拉她的衣袖。明月偏头见她疑惑的表情。她轻轻竖起手指放在嘴边，嘘了一声。明月深吸一口气，利用垂帘隐藏自己的身子，把头向前倾。

阳光懒散地泻在室内，砸在地板上，如碎金般铺满。有这样一个少年聚精会神温柔地一笔一笔教着一位蛾眉曼睩，明眸皓齿的女子写字，那样温柔含笑地看着她，用她从未触及的温煦目光注视着那名少女。

明明是郎情妾意的一幕，但明月总是觉得心底不舒服得很。

明月深吸一口气，大大方方走向他们，脸上挂着春风，嘴角凝聚笑意。

面前两人都有一丝察觉，朝来人望去。

坐在面前的那名少女见到明月，脸一红，连忙挪了挪身子，离了些容若。

容若打量明月，看她脸上的笑意，点头道，“姑娘，别来无恙。”

明月闻言，点了点头，算是回应，而是低头看了看刚才他们写的字，随即笑笑，“公子这字，形倒是有了，可是神韵还是稍欠一些。”

容若一怔，随即问：“何解？”

明月用手点了点那幅字，“如果我没有猜错的，您是模仿一位女